

# 目 录

- 摩天岭阻击战.....李先念（ 1 ）
- 刘伯承在青川消灭甘肃军之战.....吴克雄（ 3 ）
- 解放前青川地方势力轶闻.....郑中立（ 4 ）
- 二霸争衡 殃及无辜.....董长新（ 8 ）
- 耳闻目睹贾应坤的酷刑.....黄家政（ 17 ）
- 忆抗日时期青川的救亡工作.....胡际春（ 19 ）
- 中统特务在青川的罪恶片断.....杜安庶（ 25 ）
- 概述青川的乡（镇）民主建政工作.....黄仕鳌（ 29 ）
- 回忆母校——平武简师及其附中.....张鹏程（ 32 ）
- 张秀熟关心新建乔庄小学.....董长新（ 44 ）
- 平武县东北乡村女子师范学校始末  
.....胡际春、余仁叔（ 45 ）
- 青川县剧团史略.....屈元林（ 49 ）
- 平邑保合社始末.....王存古（ 55 ）
- 姚渡友谊班垮在重华堰.....姚腾达（ 61 ）
- 贾应坤的川戏班.....赖发育（ 63 ）
- 青川的锣鼓草歌.....文超胜（ 65 ）
- 忆关庄老中医徐世邦.....黄静谷（ 69 ）

青川县发生“脑病”始末.....刘德阳（ 71 ）

青川县制药厂建厂前后.....赵裕贵（ 77 ）

青川县农机厂的早期产品.....阳光德（ 80 ）

玩今追昔话东桥.....王 新（ 82 ）

青川的黄金资源和群采黄金.....蒋光林（ 84 ）

观音店的土特产和工商业.....涂子浚（ 87 ）

解放前房石一带铁矿开采史略.....母延汉（ 90 ）

姚渡的“渝票”和“顺票”.....姚腾达（ 93 ）

白水白家沟挖金纪实.....董绍舒（ 95 ）

邮政局长吴大受贪污潜逃记.....张锡兴（ 100 ）

蒜溪牛马赛会一览.....黎崇成（ 103 ）

伊斯兰教在青川的洪北.....魏绍卓（ 105 ）

任宇治生平事略.....任旭光（ 113 ）

### 阴平道上的古城青溪览胜

.....周德先 胡国富（ 115 ）

慢话龙洞河.....唐映江（ 118 ）

传经送宝 互相促进.....县政协（ 121 ）

游青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感怀.....田怀仁（ 123 ）

# 摩天岭阻击战

李先念

一九三五年六月，一、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（今小金）会师，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。这是在党中央领导下，两个方面军英勇奋斗，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两军会师的实现，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，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一九三五年一、二月间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从江西中央根据地出发，经过英勇艰苦转战到了川黔边境，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，电示四方面军派部队去迎接。消息传来，广大指战员都非常高兴。我们早就盼望见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了。过去只听说过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，可是四方面军的同志见到过他们的不多。我们对一方面军非常敬佩。早就知道一方面军在中央根据地英勇奋斗，粉碎了敌人四次“围剿”，发展壮大到十多万人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。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以后，我们知道的情况就少了。根据我们从鄂豫皖西征到川陕时经历的艰难困苦，心里常想到，一方面军离开根据地，多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，行军作战好几个月了，各方面的困难一定很大。因此，大家都想尽快地前去策应和会合。

一九三五年三月，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进到嘉陵江和涪江之间地区不久，为了两个方面军的靠拢，又继续西

进。这时，蒋介石调胡宗南部已进入甘南，企图从北面堵截和进攻红军，以配合南路、东路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追剿一、四方面军。针对这种敌情，奉军分会和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，我们三十军（我任政治委员）八十九师（邵烈坤同志任师长）从剑阁开赴青川、平武一线，抢占摩天岭，堵击胡宗南部队南下，以保障方面军向西行进的右侧安全。摩天岭是甘南进入四川的天然屏障，山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战略地位很重要，历史上称之为阴平古道。三国时期诸葛亮为防御曹魏从北面进攻，保卫蜀国的安全，曾在此屯兵驻守。我们到青川和平武之间的山梁上还看到后人修的诸葛亮庙旧址。史书记载，魏国进兵蜀国时，邓艾得知这里无兵防守，指挥部队攀越摩天岭，攻取江油，进入成都，灭掉了蜀汉。我们迅速占领了摩天岭，打乱了胡宗南部企图夹击红军的计划。

五月上旬，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已进入川西彝族居住区，准备经冕宁北上。这时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，向岷江地区进发，继续向一方面军靠拢。我们从摩天岭撤下来，急速向西南前进。与此同时，徐向前指挥许世友率领的九军和程世才率领的三十军一部，经过多次激战，击溃邓锡侯部陶凯师和当地民团，突破敌人防线抢占北川河谷，夺取了墩上和土门险关，打开了进入岷江的门户。随后，他们又攻占了茂县，汶川和理番（今理县）。一、四方面军会师，指日可待了。

注：本文摘自《忆懋功会师》，原载湖北《春秋》杂志。

# 刘伯承在青川消灭甘肃军之战

吴克雄

一九二三年四、五月间，当北军杨森、赵荣华占据重庆，讨贼军复占成都的时候，吴佩孚电甘肃督军张广建迅派步兵十二营号称一师，加急侵入青川，打算由平武、江油趋成都平原，与川西北军会合，进逼成都。熊克武命令刘伯承为讨贼军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，率领两个混成支队，不分昼夜急行军至青川，把甘肃军歼灭，再急回东路参战。刘伯承到达青川，乘甘军无备，没有一天的时间，把甘军围困，全部缴械，缴械后的甘军官兵，立即遣回甘省，不准留在川境。计自出发之日起到回师东路资中参战止，只有十二天的时间，刘伯承用兵的神速，可说是古今无双。

注：本文摘自《全国文史资料选辑》第30辑“四川讨贼军的兴起和失败”。

# 解放前青川地方势力轶闻

郑中立

## 一、各场大族

族大、户多、人众、分支繁的同姓大族，以适中住地修建同姓宗祠，以宗祠为同姓活动的中心，以一年一度的“清明会”为同姓宗族的活动节日，并推举德高望重辈分较高的长者为其族长。族长在一族中是族务的最高仲裁者。

大族在一定时期、一定范围内影响着—个地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习俗。

青川县现辖区域内，清末民初，各场的大族，主要有：

青溪：王、杨、赵、黄。桥楼坝：段、李、王、韩。三锅石：黄、袁、王、张。彝溪：马、牟、朱、张。曲河：马、程、杨、杜。大石坝：曹、何、王、贾。古城沟：何、罗、冀、王。关庄坝：王、张、何、赵。凉水、大院：赵、强、马、李。乐安寺：吴、曹、黎、何。乔庄：赵、李、杨、马。孔溪、黄坪观：雍、赵、党、柳。板桥子：赵、董、王、李。骑马场：唐、白、李、周。涧水、观音店：易、杨、李、姜。沐浴、天隆院：文、王、雍、韩。白水、白河：徐、曹、左、陈。刘家场：何、刘、张、安。姚家渡：王、徐、杜、强。茶坝：李、梁、张、王。全县回族多姓毕、

闵、锁、高、虎、哈、马、黑。全县人口最多的是姓王、李、张、赵。

## 二、各场铁腕人物

民国时期，青川各场的铁腕、强力统治人物，依仗政治（官府）、经济（工商行会）、社会（帮、口）、宗族力量，霸据一方，官府授职团总、乡长，帮口、袍哥举为龙头，工商行会誉为会首，实职虚衔皆有，正名兼位不缺。真是当官、任头、充首，有权、有势、有钱。

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，青川各场的铁腕人物，主要有：

青溪：黄晋卿、魏兆卿。桥楼坝：尹庆成、马伯选。三锅石：黄自清、唐泗海。乐安寺：曾国梁。古城沟：王得一。曲河：马亮、程北辛、杜得三。大石坝：贾应坤。关庄坝：王浩然、张国品、杨发庚。凉水井：闵绍鸾。大院：母登甲。茶坝：韩仁品。彝溪：朱崇志、张志桂、虎保国。乔庄：杨朗如、傅远程、关灵祥。黄坪观：张国藩。孔溪：董后泽。板桥子：董文照、白焕辉。骑马场：李成周、唐映尊、白玉昆。观音殿：易永年。沐浴坝、天隍院：李子允、马塘、焦培生。姚家渡：刘锦标、杜礼堂。白水、白河：陈朗峰、曹子太、郭大润、徐文德。刘家场：张映顺。

## 三、各场流行的谐话、谣歌

晚清时候，青川封建地主兼并激烈，民国后期更达高

峰。往往是官、党（国民党）、军（武装）、帮（袍哥）、烟、匪六位一体，祸族殃民，百姓畏如虎狼。因此，常借事用谐话、谣歌予以揭露和嘲讽。

晚清、民初各场流行的谐话、谣歌有：

姚渡的将（强），军不得（用下象棋来比喻不要惹姚渡的强家）。

白水的橙（陈）子，吃不得（用不要吃橙子来比喻不要伤害白水陈氏父子的利益）。

骑马场的李子，夺不得（用不要在骑马场夺李子来影射不要和李氏弟兄争夺利益）。

瓮家坝的白，日不得（瓮家坝百姓族中文人较多，善文史，因此，吹壳子、日白、没到瓮家坝去）。

薤溪的猪（朱）杀不得（薤溪回族多，借回族习惯，以不杀猪来影射朱、张弟兄的利益不能损害）。

三锅石的二簧（黄），哼不得（借不要在三锅石哼二簧腔来比喻说不满黄氏的反调）。

大石坝的假（贾）装不得（大石坝贾应坤父子霸据一方，远近客主，必投门下，不投门下者，皆受贾惩。因此，用不要在大石坝装假模样，来告诫人们，凡到大石坝去的外人都应向贾氏投贴拜门）。

曲河的升（孙）子，擗不得（民国中期，孙姓绅士为曲河舵把子，包收斗、称、牙行，常以大进小出，去曲河卖粮者，常一斗被斗手擗成九升，市人讽以曲河的升子擗不得来比喻孙氏的贪婪）。

古城沟、关庄坝的王，打不得（民国初年，古城沟的小孩子爱“打石头王”，常因打王扯筋闹架。后来码头上规定

不准孩子再打王，以警告人们不要把关庄坝和古城沟的王氏权力打倒）。

寒（韩）、凉（梁）发烧，炭（谈）火烤，看你难搞不难搞（茶坝韩、梁、谈三姓是当地权势人物，常常发生族斗，殃及百姓，以此谣歌比喻百姓生活之难）。

民国后期，青川各场流行的谐话、谣歌有：

姚家渡的肚（杜）子，饿不得（杜礼堂设了很多收税的关卡，以收税肥包富己，来往客商莫不痛恨，因用肚子饿不得予以揭露）。

白水的槽（曹）子，挖不得（白水盛产黄金，民国三十年左右，挖金成了高潮，因此，常因抢地开槽子挖金发生人命，远方人因此不敢前往该地挖金。本地用“槽子挖不得”警告人们不要和曹氏弟兄争夺利益）。

桥楼坝的阵（郑），拆不得（桥楼坝先后于民国十八、二十六、三十四年正月中，三次因耍狮灯拆阵而发生打群架。三锅石袁汝培等因说桥楼的阵拆不得，以比喻郑、尹家的人多势大惹不起）。

曲河的马，骑不得（据说曲河马亮原有一匹烈马，除马氏能骑外，其他任何人都难骑上，就是上了这匹烈马的背，也会被摔下来。本地人用曲河的马骑不得以告诫人们不要和马氏弟兄作对）。

乔庄的羊（杨）子，牵不得（乔庄杨姓是大族，且有权势。世人用乔庄的羊子牵不得来比喻嘲讽杨氏的恶势力）。

毛坝子的拌桶（董），空不得（毛坝子董氏弟兄地广田多，收租重，常以大斗进小斗出，而且佃户必须年年交清租佃，佃户租客因用“毛坝子的拌桶空不得”以嘲讽董氏弟兄

的盘剥)。

三锅石的张，开不得(民国二十三、四年中，三锅石市场繁荣，常因铺、店开业挤行发生争端。后来外地人竟用“三锅石的张开不得”的谐语来告诫人们，不要和三锅石的张氏争权)。

青溪的胃(魏)口小不得(青溪魏氏弟兄把持县政，兄任省参议员，弟任县参议长，因此，县人用“胃口小不得”以讽刺魏氏的贪婪)。

## 二霸争衡 殃及无辜

董长新

民国年间，骑马、板桥地方人民曾有一句口语：毛坝里的水动(谐董音)不得，骑马场的李子摘不得！其意是董、李二霸盘踞板桥、骑马二地，有权有枪，仗势欺人，如两条饿虎，张牙舞爪，不敢近也。原来二霸长期仇斗，相互较量、猜疑，都怕窝边百姓私通对方，故凡有“奸细”之嫌者，均遭不幸。当他们仇斗极盛时，两地百姓有事不敢直走大路，有田不能安心农桑；上下商贾，坐不能公平买卖，行不能交流物资，结果形成路断行旅，田长稗草，民苦讥寒，禽兽逼人的荒芜景象。

二霸仇斗，由来已久，其时间要追溯到民国初年。

民国四年，四川混乱，西充、南部约四百失业者纠集一起，在头子“陈红苕”、“王矮子”和“苟皇帝”的带领

下，去南坪赶烟厂，半年后带烟回乡时仅有百多人。这一百多烟客路过骑、板地方，先到沐浴坝赵家湾赵之坤家“避风”，俟机偷偷回老家。当时赵之坤家庭富有，人称“土肥”。他怕接待不周，招来失财之患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应付几日。三天后这帮烟客在周密计划下，分为四股，登程回乡。

第一路，取道燕儿沟——板桥——柳家河——红岩山——茶坝等处；

第二路，打从天隍院——白水——水磨沟到羊模坝……；

第三路，从骑马场——曹家沟——观音店再往外走；

第四路，出里坪沟——爬汪家山——董家梁，然后会合。

烟客的回乡路线计划，早就被本地土皇帝董、李二霸的爪牙风闻，于是这些土皇帝相互通信，以堵烟匪为由，撒下大网，同一天在各地动手，堵匪抢烟。当第一路走至燕儿沟时就被董霸暗里派人一抢而光。第二路在天隍院又遭同样厄运。第三路在方石河大松树被李霸的大爪牙唐映庚带人抢了。第四路取道李坪沟时，侥幸未失。原来当时李坪保正冯吕杰认为那帮烟客——带烟奔家之徒，势如大马蜂，吃了不好咽。况川政大乱，盗匪迭出，再捅了马蜂窝，招来横祸，老百姓就苦了。所以他不但不抢烟，并叫儿子冯之记送过汪家山大梁，又嘱咐烟客，自重自保，互不相扰。哪知冯吕杰的不介入行为，被雍家坝白泽炳知道了。炳密告于唐映庚，所以当第四路烟客经过汪家山到达水磨河东土地时，又碰上了唐映庚，当然唐映庚是不放过到口肥肉的。

这一百多烟客的八百多两大烟，被“吃”、“抢”一

光，当下赤手空空，身无半文，既无面见“江东父老”，又无生活出路，故在脑羞成怒之下，吃不到羊肉也要在“鼓”上报仇。于是干脆同伙返回原地——天隍院，企图捞回本钱，以舒胸中之气！

这伙人就以“汤长子”、“么长子”为首领，天隍为据点，对骑马、板桥地方，日抢夜劫，财命俱要，一时搅得骑马、板桥和天隍三地乡间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，危害之甚，难于言表，现单就其中一股去毛坝里投靠董姓的一事。

“汤长子”一伙投靠董姓。当与私和后，便首先把矛头指向骑马李、唐二姓。先到杨家沟（李姓住地）拉肥，拉了李正经之兄李正元；又去孔溪拉了刘二牯牛。二牯牛的亲戚周自顺与住庙湾里的董禅是至亲关系，所以周帮助借银子十两，就赎回了二牯牛，而李正元由于其弟李正经年少无策，元子李成刚、李成兵等四人都不愿出银子，也不想法使其脱险，因而拉肥者决定把李正元拉到三堆坝去处置。路过水磨沟李正元怕到三堆坝性命难保，便从船上跳入白龙江而死。

李正元之死，李姓当然认为是董姓勾结烟匪共同合谋所致，以此便俟机报复。恰在这时瓮家坝百姓族人中的白文光，因霸称族间，众人皆怨，同族人白文栋求计于杨家沟李姓。李正经授命于百姓族人百余众，围杀白文光，经过七天周旋未遂。白文光出逃投奔董莹门下，这样不但使董姓又添一翼，而且又详知了李姓的虚实，所以董姓亦起与李姓寻衅之念。

董姓招降了白文光后，更激怒了李姓，于是李姓就传令部下，修碉筑垒，森严戒备，并放出密探，凡遇董姓族人或董姓辖区百姓路过李姓辖区，即视为“奸细”，轻者拷打逼

供，重者砍头示众，并时有劫掠董姓辖区之举。在极盛之时，真是行人裹足。

与此同时，天隆烟帮“据点”，“汤长子”等在董姓的支持下也想趁机捉杀唐映庚，复抢烟之仇而惩戒李姓，于是暗里纠集白水陈姓，串联茶坝梁姓助纣为虐，迅速组成了一支四方围攻李姓的烧杀劫掠之师，直扑骑马地区。

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六月初三日，烈日吐焰，暑气逼人，这伙烧杀劫掠之师，分四股直奔骑马地区：第一股由陈炳宇、李炳堂、曹文林等带队，从白水溯河而上，烧毁冯家坝、强家山、唐家山、周家梁、杨家沟等处民房约三百五十间，掠去大批衣被、食物，并捣了李姓的老巢——杨家沟。第二股由董莹、陈得案带队，从毛坝里沿江而下，烧毁西家沟、瓮家坝、银子坝、百家岩和骑马街下半条街（火烧至原冯永隆街房时，火势渐小，自灭）约四百八十间民房，同时掠走了大批财物。第三股从茶坝扑来，在梁显武等带队下，骑马的庄子山、喇叭山、董家院、稿子坪、岩背山、柿树坪、中元里和大院坝等地方房屋约六百间，被贼火吞噬。第四股由罗万祥等带队，从观音店窜来，木林湾、金家山、兰家湾和杨家沟（另一地名）等约四百间房屋被烧。在匪仇混杂烧杀的当天，骑马地方天空烈日被黑烟笼罩，地面腥气逼人，劈啪声、枪炮声、股匪的嚎叫声和无辜者的哭喊声、呻吟声混成一片。一座座安居乐业的居民点，全都变成了瓦砾遍地的废墟，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。

这一天骑马地方近两千间房屋被烧，在瓮家坝、玉地窝等处有无辜者——白文申、赵步元、李生寿、卜天金等几十人被刀砍枪杀而死。被烧、被毁和劫走财物约折银万两。

当匪仇军袭来时，李姓头头带着保镖早已潜入青杠林，幸免呜呼，而千百无辜者却遭殃了。其中只有白家岩脚下的唐国陶和唐家山的唐三贞二家房屋幸存着。因为前者匪仇正点火时有人大喊“唐大爷是好人”，未烧。后者匪仇正欲放火时，被李姓一员勇将——陈呆子放了一大炮，而狼狈逃走。

下午各路匪仇军逃遁……

受害的千百无辜者，同仇敌忾，白发而起，磨拳擦掌，誓报大仇；成年丁壮个个抡枪舞锄；挂须长者，人人出谋献策，整个受害地区，民怨沸腾。仅初四至初六日三天内，便迅速组成一支由李姓任“统帅”（李正经趁时鼓动）的复仇大军，约五百多众，定计于次日杀奔董姓老巢——毛坝里。

初六日晚，进军前哨，待令出发时，忽雷雨大作，很快山洪暴涨，石板河（流经板桥、骑马境内之大川）浊流上升几米，复仇大军见此情景，众说纷纭：有的怨天不公，故置“天堑”，有的迷信吉凶，认为董姓有福，望河兴叹，一时军心大乱，斗志低沉。此时李头头又鼓舞士气说：“大河涨水，正是天助，致董匪防而不备，哨探松弛，弟兄们可乘机杀他个措手不及！即或刀山火海，也要与他决一雌雄！”

“士兵”们听后，锐气顿足。于是多带绳索急运木竹，以为强渡石板河之备；以周子凤、陈呆子和被董姓杀害者的家属组成的“捉虎队”，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及发之势。

初七日拂晓，河水怒吼，晨雾溟蒙，李“统帅”一声令下，捉虎队一马当先。复仇军在水势平缓的银申坝地方，人拉绳，绳牵人，架一竹木渡具，果然强渡成功了。这时早有探马飞报董姓，董姓得报立即出兵迎敌。先头部队还未遭遇

时，只见银申坝上空黑烟滚滚，火星飞溅，原来银申坝无辜者的房屋被复仇军纵火烧着了。再加上混成一体枪声、炮声、喊杀声，吓得不知彼此的董姓人马昏头转向，以为强敌压境，寡不敌众，于是迅速鸣金收兵，且战且走。并经过毛坝老窝带上家小、金银后，奔“城”而逃。

复仇军杀入空城后，也以牙还牙，实行“三光”。当天董姓老窝——毛坝里、张河嘴、三盘子、吴家岭等处房屋，也同时起火燃烧，并杂有惨叫之声……

董姓撤退，李姓复仇军乘胜追击。两支无名之师，曾迂回于天心桥，争夺于孔溪坝，拉锯于三岔沟，巷战于乔庄贾街子。虽董姓军步步为营而复仇军却节节致胜。挥戈西迫不舍，迫三岔子沟，击天心桥夺孔溪坝，取腊烛台，跨楼子垭，直逼狮子梁。董姓军曾一度扼狮子梁制高点，而终因孤立无援，加之“复仇军”从白井坝包抄迂回成功，迫董姓军只得弃甲而走，溜狮子梁，翻麒麟观，向寨溪河方向撤退。

在追击“穷寇”时，李姓“捉虎队”成员周子凤手握长矛，单骑出阵，至麒麟观时追上了已投靠董姓的骑马人——周玉连、黄青海、易永明等五人，便阵前喊话：“缴枪不杀”、“反戈一击”，“回到我军中，李帅有重赏”。而五人的答复是：“李正经不义，我们回去，难养一个月就要被“开消”，我们各事其主，分道扬镳……望自保重”。说完丢下一个背篮子，示意周子凤当作“缴获品”，以便回队请功，而后扬长而去。周子凤回营交令，向李“帅”诡称：我一个人追赶五匪，苦无助手，致未活捉，只缴获财物一背，交恩兄定夺，李“帅”嘉奖其勇，赏大烟一包，白洋五个。并阵前擢升，提为“大爷”，通报“全军”。

当董姓军远去寨溪河方向后，李姓的“复仇军”认为胜利既得，复仇之愿已偿，乃张旗肩械“凯旋”回巢。

从此，董姓军“偏安”于蕩溪、三锅、桥楼、乐安一带，“游击”于孔溪、板桥、骑马交错村野。但由于无“安营扎寨”之地，又无给养之源，故只得从长计议，“暂避三舍”。金秋九月，进行“精兵简政”后，带着“嫡系”队伍，去文县范家坝、狗头坝“休整”。再越秦岭，北走陕南，设“流亡政府”于汉中府。养精蓄锐，以俟东山再起，卷土重来。

董姓“流亡”之后，李霸成了“东霸天”，既霸了董霸所遗的庄客、佃户，加租加押，又霸“复仇军”人的血汗（苛捐、杂税、重款），才遭兵燹的骑马地区人民，又沦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然而既然是霸，孰敢反目。

李霸一世（李正经）为了囊括霸业，曾巧杀袁老笨（欲投李正经的一头目），得枪数十支；暗杀烟帮“二长子”（汤、么长子），去了肉中刺；巧用连环计，“双陶”（天隍陶成文、陶成武弟兄俩）送命；狠布离间计，二周（里坪周顶荣和周顶华弟兄俩）丧生。李霸就这样“各个击破”，“剿灭群雄”，达到了独霸一方之目的。

李霸二世（李成周，李成柏），“袭位”一世之后，承其衣钵，霸风更甚，胃口更大。李成周霸了区长职务，李成柏霸了“总办”头衔。

惜哉！霸命均如无辜者所诅咒：李正经四十二岁时，在“寒老二”（疾病别名）陪同下与观音店刘么（妖）姘妇情别之后，永远“休克”了；李成周于解放时长罪自缢；李成柏因霸白家沟金厂，囚死于昭化县大牢。

区长和“总办”头衔，象给李霸饿虎添了两支翅膀，因而霸的地盘扩大了，此时不单是骑马（当时辖青坪、观音、洞水），而且还霸了板桥大部，天隍、白水和三堆坝一部分，霸力所及之处，无辜百姓莫不切齿。

三十年代后期，“流亡”于汉中的董霸，经过养精蓄锐，苦苦钻营，已有回巢之念。恰值这时董文明之弟董文新又在国民党中央军里作了团长，消息传到李霸耳里，使之大为震惊。这时董霸父子认为回乡时机已到，于是返回毛坝里。经过窥探和对比分析，认为主动去木鱼坝与李讲和，李霸不敢扣留人质，故董文明素衣小帽，只身去见李成柏，当时李霸慑于团长之威，又闻其弟董文照习文善言并有“霸戚”关系，因而双方协议：往者已矣，均不念旧恶，“和平共处”，互不干涉。……董霸就这样又回到了毛坝里。董、李仇斗，一度缓和。

董霸回老巢，趁“缓兵”之机，四方张罗，攀亲他乡权贵，并打通官府，暗里招兵买枪，同时重建了庄园。

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天隍王步清和李霸在自家沟争夺挖金地权之次年（1940），李成柏牢死于昭化监狱，其子李子尤又暗杀了王步清。这时董霸已人强马壮，并少了对手几个，于是跃跃欲试，想与李霸再争雌雄。

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夏天，二霸因抢夺板桥乡后沟里前山松梁上赵怀义（有人误为赵怀文）挖到的一块重八斤七两（十六两制）的“脸壳子”金时，其仇斗由隐蔽而又转为公开化了。

赵怀义挖到这块大金的消息，不胫而走，很快先后传到了董、李二霸的耳朵里，二霸都想夺得，哪知董霸先下了